

主编 叶永烈



时间旅行机

(英) 威尔斯 著 孙家新 译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5181



时间旅行机

(英) 威尔斯 著
孙家新 译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6号

时间旅行机

(英)威尔斯 著 孙家新 译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书刊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4.5 插页: 2 字数: 7万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

ISBN 7-5397-0863-8/I·156(儿) 定价: 2.40元

科学幻想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它常常不被看作是“文学”，但它确是文学；它也是创作，想象，精神的解放。科学幻想小说常常走在现实的前面！

——选自韩素音女士1985年3月14日
自瑞士寄给本书主编的信

序

未来世界怎么样？这是科幻小说作家们最热门的话题。

据说，在未来，家家都有机器人仆人！

据说，在未来，人类与外星人建立友谊！

据说，未来的西瓜剖开来比桌面还大；未来的理发店只消把“自动理发器”往顾客头上一套就行；未来的人们将在月亮上度“蜜月”……

在形形色色的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中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《时间旅行机》是很特殊的一部，是很深沉的一部，是很深刻的一部。

小说一开头，威尔斯就提出与众不同的概念——“时间旅行家”。通常，旅行家只在空间旅行，亦即在三维空间中旅行，而“时间旅行家”却能在时间中旅行，变“三维”为“四维”。

“时间旅行家”既可以到“过去”旅行，也可以到

“未来”去旅行。“时间旅行家”所依仗的“交通工具”，是奇特的“时间旅行机”。

稀奇古怪的“时间旅行机”，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未来——公元802701年。未来世界是什么模样呢？

威尔斯笔下的未来世界是惨淡的：那个世界，由两部分人组成。一部分人叫“莫洛克”，另一部分人叫“埃洛依”。

“莫洛克”生活在地下，见不得阳光。“莫洛克”们终日辛辛苦苦地劳动着，以创造种种舒适的必需品，供地面上的“埃洛依”享用。

“埃洛依”呢？无偿地占有“莫洛克”的劳动成果，用不着劳动，身体“纤弱得难以形容”，“智力水平和我们五岁儿童一样”……

威尔斯以沉重的笔触，写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——两极分化，“劳动者治于人”，而富人们则坐享其成。

威尔斯的思想是冷峻的，目光洞穿未来。这部《时间旅行机》，是他平生第一部科幻小说。写这部作品时，他不过29岁。

人们曾说：

“没有马绍尔西监狱和黑色的工厂就不会有狄更斯；没有地下的厨房、破旧的靴子和‘缺少教育的山沟’，就不会有威尔斯。”

威尔斯，1866年出生在英国一贫困之家，父亲是肯特郡板球队球员，开了一爿小店；母亲是女佣。一家人住在一间地下室里。从小，威尔斯就在地下室过着阴暗的生活。正因为这样，他在《时间旅行机》里，才会把深深的同情奉献给那些生活在地下的“莫洛克”人们。

威尔斯的作品，偏重于社会性，他的科幻小说折射着英国那不平等的社会现实。他的《时间旅行机》，正是反映了这一特色。

威尔斯并不注重科幻小说的科学性，不像凡尔纳那样成为未来的“预言家”。在他的科幻小说中，科学幻想只是表达他深刻思想内涵的“道具”。正因为这样，他并没有去寻觅“时间旅行机”的科学依据、原理之类，诚如他的另一部科幻名著《隐身人》中，并没有说明那喝了之后会使人体变得透明的药水的化学成份。威尔斯所注重的，是作品的思想内涵。他的作品风格，明显地不同于凡尔纳的，以至影响了后来的世界科幻小说创作，形成了“威尔斯派”、“凡尔纳派”。他的作品，大都属于“社会幻想小说”，或“软科幻小说”。

威尔斯是世界科幻小说的一代大师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这套“世界科幻名著文库”，既收入他的《隐身人》，又收入这部《时间旅行机》。

叶永烈

1992年6月17日 上海

一

时间旅行家(因为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)正在对我们讲解一件玄妙的事情。他眨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的双眼，本来是苍白色的面容焕发着红光。炉火熊熊，银百合花灯盘中白热的灯光发出柔和的光辉，照着我们酒杯里泛起又消失了的泡沫。我们的坐椅是他特制的，它们好像在拥抱我们，爱抚我们，而不是仅仅让我们坐在上面。在一种宴会后舒适的气氛里，思想不求精确，从容地奔流着。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讲述，用纤细的食指出一些要点。我们懒散地坐在那里，赞美他对这新的奇谈怪论(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)的热忱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。

“你们必须仔细地听我讲。我将不得不批驳一两个几乎已被公认的看法。例如学校里教给你们的几何学，就是以一种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。”

“想让我们从这儿开始，题目不是太大了吗？”长着红头发、爱好辩论的菲里贝说。

“我不要求你们相信任何无稽之谈。你们很快就会完全同意我的话。你们当然知道，一条数学上的线——一条厚度为零的线，实际是不存在的。人家那样教过你们吧？同样也没有一个数学上的平面。这些都只是抽象的东西。”

“完全不错。”心理学家说。

“同样，仅有长度、宽度和厚度，一个立方体实际上也不能存在。”

“这我不同意。”菲里贝说，“一个立方体当然可能存在。一切实际的东西……”

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。但是等一等。一个刹那间的立方体能够存在吗？”

“不懂你的意思。”菲里贝说。

“一个完全不占任何时间的立方体能够实际存在吗！”

菲里贝思考着。“很清楚，”时间旅行家接着说，“任何实际存在的物体总是占有‘四’个方向：长度、宽度、厚度，以及——久度。但是由于肉体的天生弱点——这我一会儿再讲——我们往往忽视这个事实。实际上有四维空间，其中三者我们称为‘空间’的三个面，而第四是‘时间’。可是有一种倾向，要把前三者和第四者画一条实际并不存在的界线。因为恰巧我们的知觉，以我们生命的开始直到结束，是沿着第四者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地移动的。”

“那，”一个神情激动地凑着灯重新点燃雪茄烟的年

轻的人说，“那……确实是很清楚的。”

“唔，这一点被如此普遍地忽视，真是非常奇怪的。”

时间旅行家兴致更浓一点，接下去说，“实际上这就是所谓‘第四维空间’，尽管有些人谈到‘第四维空间’时并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这个，这只是另一种对‘时间’的看法。除了我们的知觉沿着它移动以外，‘时间’和三维‘空间’的任何一维并没有区别。但是有些糊涂人把这个意思弄反了。你们都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‘第四维空间’说的话吗？”

“我没听说过。”市长说。

“就是这样。‘空间’，按照我们数学家的说法，有三维，人家可以叫它‘长度’、‘宽度’、‘厚度’，而且可以用三个平面来显示，每个平面都和另一平面成直角。但是有些爱动脑筋的人总是在问，为什么偏偏是‘三维’——为什么不能再有一维和其他三者成直角？——甚至还想尝试建立‘四维空间’几何学。仅仅在大约一个月以前，纽昆教授①还在纽约数学学会讲了这个问题。你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在一个只有两维的平面上，表现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，同样他们以为用三维的模型可以表现一个四维的立体——如果他们能掌握透视角度的话，——懂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的。”市长喃喃自语。他皱着眉头，陷

①纽昆教授(1849—1903)：美国天文学家。

入沉思中，嘴唇好像在重复着神秘的词句似地动着。“是的，我想我现在明白了。”过一会他说。脸上有一瞬间露出喜色。

“呃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也曾有一段时间搞这种‘四维空间’的几何学。我得到的结果有些是希奇的。例如说，这里有张一个人八岁时的像，还有一张十七岁的，一张二十三岁的，等等。显然，所有这些都是——我们可以说——他的‘四维空间’的存在用‘三维空间’表现出来的片断，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。

“科学家们，”时间旅行家停了一会儿，让大家对他的话都相当理解以后接着说，“深知‘时间’只是‘空间’的一种。这儿有一张通俗的科学图片，一张气象记录。我手指头跟着划下去的这条线显示气压表的移动。昨天是这么高，昨夜降下来了，今天早上又升上去，这样缓慢上升到了这里。肯定水银没有在通常所承认的三维空间上追踪这条线？但是它的确追踪过这样一条线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，那条线是沿着‘时间度’的。”

“但是，”医生说，眼睛紧紧盯着火中的一块煤，“如果‘时间’只是第四维的‘空间’，它为什么被认为、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什么别的东西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‘时间’中自由活动，像我们能在‘空间’其他三维中那样？”

时间旅行家微微一笑：“你那么确信我们能在‘空间’

中自由活动吗？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中能自由活动，我们可以随意地向左向右，向前向后，人们经常是这样做的。可是，向上向下怎么样呢？地心引力把我们限制住了。”

“不太确切。”医生说，“有气球呢。”

“但是有气球之前，除去一阵阵的跳跃和地面的高低不平之外，人是没有垂直活动的自由的。”

“他们仍然可以略微上下移动。”医生说。

“向下比向上要容易，容易得多。”

“而你在‘时间’中完全不能活动，你不能离开现在的时间。”

“亲爱的先生，正是这儿你搞错了。正是这儿所有的人都搞错了。我们总是在离开现在的时间。我们的精神存在是非物质的，没有任何维的。它沿着‘时间度’以均衡的速度从摇篮通向坟墓。就像我们从地面以上五十英里的高度开始存在，然后走了下来一样。”

“但是主要的困难在这儿。”心理学家插上一句，“你能够在‘空间’的各个方向活动，但是你不能在‘时间’中活动。”

“那正是我的伟大发现的萌芽。但是你说我们不能在时间中活动是不对的。例如我非常鲜明生动地回想着某件事，那我就回到它发生的时刻，就像你们说的，我心不在焉了，我跳回去一会儿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办法向后退回去停留一段时间，就像一个野蛮人或者一个动物不能停留在

离地面五六尺的高度一样。但是文明人比野蛮人在这方面要好些。他可以在气球里抗拒地心引力向上去，为什么他不该希望最后他可能沿着‘时间度’停止或者加速前进，甚至转个弯走向别的方向呢？”

“哦，这，”菲里贝开始说，“是完全——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时间旅行家说。

“它是不合情理的。”菲里贝说。

“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。”菲里贝说，“但是你绝不会使我相信。”

“可能不会，”时间旅行家说，“但是现在你开始看到我研究‘四维空间’几何学的目的了。好久以前我就大概知道一种机器——”

“在‘时间’中旅行的！”很年轻的人叫了起来。

“它将毫不在乎地在‘时间’和‘空间’的任何方向旅行，完全由驾驶员决定。”

菲里贝付之一笑。

“但是我有实验的证明。”时间旅行家说。

“它对历史学家将是方便极了。”心理学家提示说，“譬如说，他可以旅行回去，核实一下流传下来的关于黑斯廷斯战役^①的记载。”

^①黑斯廷斯战役：黑斯廷斯是英格兰南部的城市。公元1066年诺曼人在此打败了不列颠人，征服了英国。

“你不以为你会引起注意吗？”医务工作者说，“我们的祖先们是不大容忍年代错乱的。”

“人家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口中学习希腊语了。”很年轻的人说。

“那样一来，他们就会在二年级考试^①中给你不及格。德国的学者们已经把希腊文改进了那么多了。”

“还有未来呢？”很年青的人说，“想想看！人家可以用全部的钱来投资，放在那儿生利，而尽快赶向前去！”

“去发现一个社会，”我说，“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面的社会！”

“在一切狂妄放肆的理论里！”心理学家开始说。

“是的，原来我也是这样看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谈起过，直到——”

“实验的证明！”我叫道，“你准备证明这个？”

“实验！”菲里贝叫道，他有点头脑发沉了。

“无论如何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，”心理学家说，“尽管这全是胡扯，你知道。”

时间旅行家向我们大家微微笑着。接着，还带着一丝笑意，双手深深插在裤袋里，慢慢走出房间，我们听到他趿拉着鞋走过长长的通道到实验室里去了。

①二年级考试：英国剑桥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考试。

心理学家望着我们：“我不明白他有什么？”

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花招。”医生说。菲里贝要想对我们讲他在伯斯仑看到的一个魔术师，但他还没来得及讲完开头，时间旅行家已经回来，菲里贝的故事就吹了。

时间旅行家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架子，比一个小钟大不了多少，做得非常精致。里面有象牙，还有某种晶莹澄澈的物质。现在我必须说清楚点，因为以下的话都是绝对不可理解的，除非我们接受他的解释。屋里凌乱地摆着几张八角形的小桌子，他挪过一张放到炉子前面，有两条桌腿在炉边地毯上。他把机器放到这张桌上，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来。桌上另外只有一盏带着小小灯罩的灯，明亮的灯光完全照在这模型上。周围还有十几枝蜡烛，两支插在炉台的铜烛台上，其余的插在贴墙的烛台上。整个房间里灯光辉煌。我坐在挨着炉子的低低的单人沙发上，而且把它向前挪，几乎正在时间旅行家和炉子的中间。菲里贝坐在他的背后。从他的肩上向前张望。医生和市长从右方侧面注视着，心理学家从左面望着。很年轻的人站在心理学家的背后。我们全都聚精会神。在我看来，任何鬼把戏，不论构思多么巧，手法多么灵活，要想在这样情况下骗过我们，是难以令人相信的。

时间旅行家看看我们，又看看机器。“嗨？”心理学家说。



“这个小东西，”时间旅行家说，他的双肘落在桌子上，两手一起按在机器上面，“只是个模型。这是我设计的一架在时间中旅行的机器。你们会注意到它看起来特别歪斜，这根棒有一种奇异的闪烁发光的外观，仿佛它有点儿假似的。”他用手指指着那个零件，“还有，这儿是一个白色的杠杆，这儿又是一个。”

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向机器里窥视。“做得很漂亮。”他说。

“做它花了两年的时间。”时间旅行家回答他。然后，当我们全都像医生那样看了一番后，他说：“现在我想让你们全都清楚地了解，这根杠杆一经按下去，就把机器送进了未来，这另外一根控制着相反的方向。这个鞍子代表时间旅行家的坐位。我准备马上就按下这根杠杆，机器就要走开了。它将要消逝在未来里，无影无踪。好好看看它。也看看桌子，放心，绝没有什么鬼。我不想糟蹋掉这个模型，还让人家说我是个走江湖的骗子。”

大约停了有一分钟。心理学家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，但是又改变了主意。这时时间旅行家把手指伸向杠杆。

“不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借您的手用用。”他转向心理学家，把他的手拉在自己的手里，要他把食指伸出来。因此把时间旅行机送上它那无尽无休的航程的，正是心理学家自己。我们全看见杠杆转动了。我绝对相信没有任何花招。起了